

一个乐痴老人的临终岁月

严锐

一次帮他洗完脚，把他抱上床后，开玩笑地跟他说：“你看你现在完全离不开我，如果没有我这个儿子，那你的日子怎么过啊！”父亲说：“是啊，我能遇上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在临终前一段时间，他的症状已经相当严重，神智不太清楚了。当时为了便于照顾，我和他睡在一个房间，寸步不离地照顾他，但他居然会经常认不出我，还老是把当成以前在医院里看护他的护工。我说你认不出我，那你还记得毛毛（我哥哥严锋的小名）吗？他想了半天后说：“这个名字很熟，他是谁啊？”我说他是你儿子啊，父亲点了点头，似乎是记起来了，但当我下次再问他时他又不记得了！

父亲去世前七八天，他忽然跟我说：我身上没钱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我问他要钱干什么，父亲说：我想等身体好了后出去散步时买东西用。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难过极了，父亲生病以前最喜欢一个人出去散步，回家路上经常会买点石榴或者烘山芋之类的东西给我女儿吃，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可能还有出去散步的机会。为了哄他开心，我当即掏出200块钱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并跟他说：你现在身上有钱了，以后可以出去买东西了，父亲满意地笑了。此后这200块钱始终在他口袋里陪伴着他。

父亲的阿尔兹海默症虽然已经这

么严重了，可是当我在手机上放古典音乐给他听时，他似乎又变了一个人。他对每首名曲都能对号入座，了如指掌：这个是《少女的祈祷》，这个是《肖邦夜曲》，这个是《匈牙利舞曲》，这个是《舒伯特小夜曲》，只有当我放《伏尔塔瓦河》的时候，把父亲难住了。我又放了一遍给他听，他终于兴奋地叫了起来：“这是一条河”，我问他是什么河，他苦苦地思索了一番后还是没想起来，但这已经令我惊叹不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神智已经完全糊涂，连他的两个儿子都记不起来了，可是对于他一生最热爱的音乐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从我十岁那年和父亲相聚后，每天都会在家里听到父亲翻来覆去地播放那些世界名曲，以至于我对这些名曲也是耳熟能详。那首《伏尔塔瓦河》虽然很有名，但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我以前从没听到父亲播放过，所以最后他只记得是一条河，名字已说不出来。

在父亲临终前一天的晚上，我照例用手机放音乐给他听，这是父亲最后一段时光中唯一的乐趣了。可能是回光返照的缘故，这天晚上父亲突然变得神智十分清醒，也变得非常健谈，几次跟我说话写回忆录，把一些事情写下来给我们后辈看。听他这么说我感到很心酸，他那样的衰弱，怎么还能动笔。他还说他想要安乐死。我说：“别急，我

也打算安乐死的，到时候我跟你一起走，省得你一个人寂寞。”父亲开心地说：“好啊！”

记得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我放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时，父亲兴奋极了，他一边大声地哼唱，一边用手打拍子，我当时惊呆了，他这个精神状态跟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父亲为什么听到军队进行曲后特别兴奋，我事后分析，因为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军队进行曲那雄壮激昂的旋律一定是唤起了父亲对昔日军旅生涯的记忆。

放完《军队进行曲》之后，下一首是我很喜欢的高胜美唱的《蔷薇处处开》，像这种流行歌曲父亲以前是从不听的，我正想关掉换一首世界名曲时，惊讶地发现父亲又跟着哼唱起来，他哼唱几句后又跟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陈歌辛，他年轻时就听过这首歌，我这才知道这是一首解放前就非常流行的老歌。

放了一个多小时的音乐后，我关掉手机让父亲睡觉，没想到父亲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说：“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好的音乐。”我听了这话非常感动，又感到很难过，但看到父亲的精神状态远胜从前的样子，也没往心里去。想不到第二天中午他老人家就在家去世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老人家去世时很安详，没什么痛苦，基本上就是他所希望的安乐死。

寻行数墨

韩羽

善)。分而言之，是“真、善、美”，合而言之，是“诗”。反过来说，诗就是真、善、美。

花悦目，诗悦心，叩人心扉、发人感悟，“诗魂”能不优于“花魂”乎。

由于“诗”与《红楼梦》的这一公案，使我想起“诗”与《聊斋志异》的另一公案，真真个无独有偶也。

这话要从王阮亭为这《聊斋志异》题诗说起。其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有的版本将“时”刻而为“诗”。蒲松龄后有步其韵答王阮亭诗：“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以此证之，是因“诗”字与“时”字形似而误刻，或后人臆改。遗稿本并有按语云：“此诗今多误刻，‘时’字作‘诗’字，则味短而句死矣，因正之。”

遗稿本的按语，颇为费解，“‘时’字作‘诗’字，则味短而句死矣”，不知据何而云然？恰好相反，“诗”字作“时”字，则味短而句死矣。试想，会唱的鬼，未必是雅鬼，更可能是俗鬼。会诗的鬼，定当是雅鬼，不闻“秋坟鬼唱鲍家诗”乎。就“诗”“时”二字可猜知鬼之雅、俗，以“爱听”二字亦可见出人的品格，“时”改为“诗”，不亦宜乎。

画有题而画生

堪可咀嚼总是“诗”

漫画的“画”与标题的“文”，有如人的眼与眉。眼与眉总是此呼彼应，相互帮衬，比如“眉开眼笑”“眉高眼低”，不“横眉”哪得“竖目”，惟“眉清”才能“目秀”。标题之工粗，实关乎画品之高下雅俗也。

华君武有一漫画，是批评剧作家魏明伦开办公司事。下海从商，名人效应，是耶非耶，姑置勿论，只议该画标题。一看标题，就令人叫绝，题曰：“魏明伦下海当垆”。“当垆”，典出司马相如、卓文君，“汉，司马相如令文君当垆，自著犊鼻褌，与庸保杂作”。“当垆”，卖酒也，开公司，经商也。一为古代辞赋大家，一为当今剧坛鬼才，按时下说法是文艺界同行，而又同是“下海”。用典之巧合，天衣无缝，只就这巧合，就逗人忍俊不禁，逗人遐思遥想，方寸画幅阔于天也。

刘熙载《文概》：“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漫画者，俗画也。漫画本就植根于世俗之中，怎能不俗，可“当垆”仅只二字，也无“大声以色”，其书卷气顿使漫画俗中见雅，不亦“以轻运重”乎。

再看另一幅漫画，画一中穿着印有“KISS ME”洋文汗衫的女人，恶狠狠地抡起巴掌打一男人，男人目瞪口呆，不知缘何被打。一看此状即一目了然，谁能不笑，笑，嘲谑也，既嘲谑那女人，也嘲谑那男人。

画的标题为“懂洋文和不懂洋文之弊”，半拉白话，半拉文言，一个“弊”字，掺杂其间，半生不熟，似通非通。

标题本是为作品内容画龙点睛，画那个不懂洋文装懂洋文的女人，专挑印有洋文的汗衫穿，却又不知那洋文字样是“吻我”，结果被人吻了一口，岂不是自取其辱。那个男人懂洋文，却又读了什么相信什么，不走脑子，岂不是活该挨打。这正是他、她的可笑之处，也是这画的“睛”，如若照直这么一点，又岂不有失厚道。看来还是标题上那个“弊”字的含糊其词为好，点到为止，谑而不虐，此不亦为文之道的蕴藉含蓄。怨而不怒，不亦现在之所谓的善意的批评。本是嘲讽俗人俗事的漫画，一个“弊”字，竟使之由俗而雅了。

王国维谓“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且步其后：“漫画有题而漫画生”。

由两漫画的标题，想及钱锺书，钱先生是大学问家，与华君武一样，也极富幽默。华君武是家常话里带有阳春之雅，钱锺书是书卷气里不乏巴人之趣。一个是“画者，文之极也”，一个是“文者，画之极也”。

而诗，且看《论语》中的孔子的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诗也。欲求诗之美，必“志于道”（求真），“据于德，依于仁”（求

室野（油画）王琼



雨天不打伞

王士跃

自从搬到奥林匹克半岛（Olympic Peninsula），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下雨时该带上雨伞出门，还是像当地人那样套上一件半雨衣，穿梭在风里雨里？

“看你带着雨伞，就知道你不是这儿的人吧？”过了好一段时间，我仍改不了雨天打伞的习惯，免不了就有当地人好奇地问我。

半岛人雨天出门是极少打伞的，一年长达八九个月是雨季，从夏威夷群岛方向刮来的暖风带来丰沛的降雨，中国江南的雨季有梅雨之称，这里的雨季叫“菠萝快车”（Pineapple Express）。天上总是湿漉漉的，人们出行却不打伞，一件半截式雨衣就像皮肤一样始终黏在身上，即使下半身被雨浇湿了也不在乎，走在雨里风里，吧唧吧唧地像是生活步伐不可或缺的伴奏。

更奇怪的是，某著名户外运动服装品牌竟然打出这样一则让人掉眼球的广告：“在雨伞只用于为烧柴挡风遮雨的西北区，我们的雨衣经受住了大自然的严格考验。”我看得无语，为自己夺走了烧柴所需的雨伞颇感不自在。这里不同于亚特兰大或新奥尔良等地，奥林匹克半岛，甚至整个美国太平洋沿岸的西北区是忽视雨伞的。

苦雨丝毫不会影响到当地人的工作和生活，人们一如既往地雨中东奔西忙，艳阳能给予加州人一种旺盛的精力，雨也赋予奥林匹克半岛人某种神奇的能量，他们称这是“液体阳光”（liquid sunshine）！嗝嗝地砸在身上，人们反倒觉得来了精气神儿。这里有不少人从事着与大自然密切相关的职业，有伐木工人、国家公园和森林

雇员、牧场主和农人、原住民渔猎游牧、荒野探险者，甚至还有四季以山为家的露营地。半岛自然环境让人们天生具备着粗犷的禀性，许多男人留着大胡子，这是在美国其他地方极少见的情形，他们身材魁伟，行走沉稳，犹如一棵西北生长的道格拉斯巨杉向你迎面撞来，笑起来通常是纵声大笑，有时还下意识地手捋胡须，完全一种山夫野老的豪放气派。这种地域性的气质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尤为显著，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无论居住都市还是乡村，一百多年来遗留的西北拓荒者慷慨之风未曾减弱。

他们视打伞为怯懦的标志，明尼苏达州的人往往对不习惯下雪的外来人是总是嗤之以鼻，他们会挖苦说：“不喜欢下雪吗？那你就搬到别的地方好了！”这里的人也会对那些打伞的人抱以冷眼，背地叫他们是“撑降落伞的”，外地人则反唇相讥称西北人为“青苔背”。

奥林匹克半岛西临太平洋，温暖的洋流雨雾穿越奥林匹克山脉南北两侧，在毫无对流云冲击之下形成牛毛细雨，喷洒大地，气象学称之为“层云雨”（stratiform rain），它雨势轻柔，从不疾

骤猛烈。而在西侧冲海的一面却是暴烈的“雨盆”气候，因云雾碰到高山寒流化作豪雨，愣是浇灌出一片极广袤森碧的霍雨林（Hoh Rainforest）奇观。相反，细雨连绵的地区虽说有雨的形式，却难有雨的豪量，有雨的频率，却无雨的力度，就像作家安妮·迪勒（Annie Dillard）所描写的：“没有怎么下雨，可是所有东西都湿了。”西北区下雨有着丰富的“雨言”，当地人根据雨势强弱、形状、坠速能叫出花样来，比如“滴雨、喷雨、丝雨、雾雨、露雨、晴雨、蒸发雨”等等，简直和爱斯基摩人的冰雪词汇的丰富有得一比！这种普遍的小雨现象难道是美国西北部人不在乎下雨的另一个原因？我读到了西雅图最后一家雨伞专卖店贝拉（Bella Umbrella）关门大吉的消息，心里不免戚戚然。然而老板终于开窍了，在人们普遍视雨天为大趋势下，他还是把生意迁到了对雨伞友善的路易斯安那州去了。

鹅毛细雨伴着烟云朦胧，萌生了一种特殊的艺术韵味，让人无时无刻地感受着美妙的诗意。四〇年代时有一个西北画派（Northwest School）便从雨中获得灵感，用一种超验的技法描绘西北景色，表现出深远的地域文化精神。我看过不少画廊展出的这类作品，可是总觉得如果是中国的山水画，是不是更适合挥洒雨天的情致？比如岭南画派、大写意和皴墨笔法？云游滚荡在凸凹的山脉和森林之间，河流忽明忽暗，辽阔的苔原抹上了一层梦境似的亮色。不像我在中西部平原原常听到的那种炸雷的巨响，半岛的雷公似乎总在睡觉，一切都是悄悄的。也许，我真该捡起画笔了。

踏访浦东牡丹园

沈吉庆

浦东牡丹园地处高行镇北部，毗邻殿宇厅堂相拥有着800年历史的宝莲庵。园子占地7.8万多平方米，是森兰大型生态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园三面面临河，地势起伏，树木葱茏，草坪碧绿，水池精巧，长廊蜿蜒，小桥流水迂回穿插，楼台亭阁点缀斗奇，看上去俨然是现代园艺和古代园林的有机结合。

园内保留了多处古色古香的建筑，其中年代最久的是源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景运堂”，迄今已有300年历史了。“景”，寓意年景兴旺，“运”，蕴含国运昌盛，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憧憬。

除了这类古建，园内还坐落着六栋十分显眼的民居，粉墙黛瓦，马头墙高耸，在绿茵铺地和阳光的沐浴下，彰显江南尤其是浦东地区民居的特色。这些民居看上去已有不少年头了，外部整修一新，围墙上张挂着“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增添了这座园子独特的厚重感。

我发现，游人们捕捉最多的镜头就是这些古朴的民居，有的大人一边选取角度用心地拍摄，还一边饶有兴趣地给孩子讲解。这些在我们视线中消失已久的建筑，曾是我们父辈多年乃至终年的生活场所，承载了许多精彩的故事，积淀了难忘的记忆，是任何新的建筑不能相提并论的。

据园内图文介绍，高行地区已有800年历史，自宋元以来，居民勤耕细作，物阜民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留下的故居遗迹甚多，历史上曾有“高行八景”之说。随着历史的变迁，只剩下“万安望月”一处，其余大部毁损和拆除了，但还有一些历史遗迹散落在民间，若也能像牡丹园这样加以修缮、开发，实在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转了大半个园子，我们终于在园区北部的高坡上找到了大片牡丹，它们按产地分门别类地栽种，从标识看，有来自国内牡丹胜地洛阳、菏泽的，也有来自遥远的法国的，颜色除了常见的红牡丹外，还有粉红色等等。可惜，花期未到，一棵棵牡丹刚刚抽枝绽叶，还在静静地期待着春光到来。

今天虽说没有看到牡丹紫嫣红的盛景，但是看到了保护古建，保护文化，将历史遗迹融入人们生活的实景，还是十分值得和欣慰的。



冷月葬诗魂（国画）韩羽

笔会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